

中国农业大学学报

JOURNAL OF CHINA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2008. 2

第25卷总第71期

马歇尔·萨林斯

何为人类学启蒙?20世纪的若干教诲

朱晓阳

黑地·病地·失地

方怡洁

云南和顺地景中的国家象征民间化过程

王跃生

我国当代农村单人户研究

李小云 何君 傅荣

土地改革与贫困缓解

杨聪

从日常生活实践开始

钟独安

婚姻支付再反思

于华江 王瑾

我国农村宅基地管理调查分析

李长健 阮晓毅 张磊

和谐语境下农村小产权房规制问题研究

社会科学版

救

婚姻支付再反思^①

钟独安

[摘要] 杰克·古迪(Jack Goody)和斯坦利·坦比亚(Stanley Tambiah)的名著《聘礼与嫁妆》,其框架有助于提出分析婚姻及相关社会经济过程的新的基本理论概念。文章从财富(wealth)和消费品的一系列分析性概念出发,从支付、礼物、遗赠和遗产可辨差异的跨文化理解出发,对该书提出了建设性的批判。我们知道,支付是将权利转换成资源的一种方式,礼物是稳固和加强同盟关系的一种方式,而遗产是界定财富持有群体、确立人口力量的工具。这些变量并不重叠,它们的特性具有跨文化的效力。如果将与婚姻相关的资源转让放在这些不同的范畴当中,人们就可以做出某些分析性的概括。因此,对于跨文化分析而言,为了避免在共同对话层面出现混淆,清晰描述社会过程的这些维度就很重要。除讨论聘礼与嫁妆的特性以外,我们还指出古迪对这些转让的描述并未促进我们的理解。比如,我们发现,无论如何都不应该将婚姻存续期间的遗产继承归类为嫁妆、礼物抑或支付。另外,他的“间接嫁妆”概念会在民族志上产生误解,因为这个概念既结合了来自一方的礼物和来自另一方的支付,又结合了来自一方的资产(wealth-assets)和来自另一方的消费品。

[关键词] 婚姻支配;聘礼;聘金;嫁妆;礼物

导 论

1973年,杰克·古迪和斯坦利·坦比亚出版了一本讨论聘礼与嫁妆的书^[1]。古迪撰写的那部分,参考了大量人类学家对与婚姻相关的资源转让做出过研究的社会。他对民族志学的讨论给人留下了深刻印象。然而,古迪在努力建立婚姻支付的进化论模式时,错误地描述了聘礼和嫁妆,扭曲了它们的民族志学分类,因为他在聘礼明显流行的文化中却否定其存在,并创造了“间接嫁妆”的概念,他认为这个概念在伦理与文化上都比聘礼要好。古迪赋予“嫁妆”多重含义,它既指送给新娘的礼物,或者送给新郎和(或)新婚家庭的礼物;又指协商给新郎亲属或者给新郎的支付,以及女性在婚姻存续期间接受的遗产和遗赠。古迪在分析中将这不同含义笼统地等而视之。

由于古迪是个受人敬重的西方人类学家,许多人类学家,包括多数中国人类学家,都觉得有必要遵从他的理论建构。我认为这种自我束缚令人遗憾。在描述一种不同的婚姻支付观的过程中,我有必要坦率地直接与古迪和坦比亚对话。否则,读者会努力将我的观点与古迪的观点相调和,因为大家并不相信我竟敢与他有所不同。此外,我认为,以怀疑主义视角检视当代西方人类学很重要,在西方人类学的角色已经发生了如下变化的今天尤其如此:西方人类学已经不再是殖民体制下文化差异的辩护人,而是在追求政治参与和文化霸权,这与西方资本的全球扩张密不可分。

《聘礼与嫁妆》第二部分的作者坦比亚曾在书中提出,嫁妆在北印度是送给新娘的礼物;后来,他参考了与其观点相左的“近期”民族学研究^[2],承认自己当初的观点是错误的。他承认,尽管随新娘陪送的一些东西可以说是属于新娘的,但她带来的钱一般由公公接管,而带来的衣服也往往为丈夫的未嫁姊妹用于她们的婚礼。看起来,坦比亚最初曾经假设北印度的做法与印度古典文本中

[收稿日期] 2008-03-28

[作者简介] 钟独安(Duran Bell),美国加州大学尔湾分校(Irvine)经济学教授。

① 本文系作者为2008年7月15-23日中国云南省昆明市人类学与民族学国际联合会第16届世界大会准备的报告。

的道德诫命是一致的。但实际上,这些古典模式与印度日渐盛行的下述做法相去甚远:一旦“嫁妆”要求得不到满足,婆家就虐待并杀死新娘。根据印度犯罪统计局的报告,每 77 分钟就有一个新娘因“嫁妆”被杀。很明显,那些陪送嫁妆的人是在为新郎的亲属提供支付,而不是送礼物给新娘。

如果把坦比亚的讨论视为一种精英婆罗门意识形态的表达就非常值得关注,这种意识形态通过“嫁女必须陪送丰厚的嫁妆”这样的形式展示其礼仪上的尊贵,将其对等级低下者的剥削合理化。一直以来,这个计谋都绝妙得令人惊叹,礼仪上处于高位的群体可以占有无数处女,即便他们中的很多人缺乏传统上娶妻(通过聘礼)的必要财富。实际上,虽然这些规则已经发生改变,但他们还能够指责只有在低等人和穷人中才实行聘礼。可以想见,婆罗门文化肯定会声称自己在伦理上的优越性,特别是在印度古典文本中进行描述时更是如此,但是,把这种聘礼观输出到非洲就是完全不恰当的。婆罗门接受一个嫁妆丰厚的处女,意味着一位女性的性权利让渡给一个男人,她的生育通常受到限制;不过在非洲,一位女性宝贵的生育权是让渡给一个男性亲属群体的,她的性权利却可能是自主的^[3]。

财富与消费品

古迪一开始就为读者绘了一张图(见图1),与聘礼和嫁妆相关的资源都被标示为“物品(goods)”^[4]。后来,古迪和坦比亚又谈到聘礼的不动产特性与嫁妆的动产特性。不过,是否为动产并不重要,因为家畜是动产,而且许多社会都用作聘礼,但绝不应该把活的动物说成是“物品”。因此,问题就在于这些在父系社会中一般由男性继承的资源有何特别之处,作为聘礼履行什么功能?在嫁妆中转让的资源又有什么特性?遗憾的是,英语的惯常用法会导致混淆,请允许我做出一些分析性区分,以便继续我们的讨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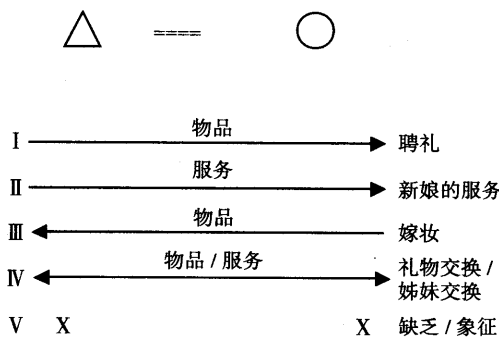


图 1 古迪对婚姻资源转换的素描

古迪把各种形式的经济资源统称为“物品”,但在对任何经济形式中的资源配置进行严肃讨论时,都需要区分消费品(和耐用消费品)与生产这些消费品的基本要素。在资本主义体系中,基本要素是资本和劳动力。资本是资本主义体系的发动机,是统治精英的积累目标;在任何资本主义动力模式中,资本或者更精确地说资本—劳动力之比是关键变量。然而,资本主义只是众多积累模式之一。除了那些存活于边缘生态环境中的狩猎—采集社会之外,所有社会都可以作为积累体系加以分析。而且,在非资本主义的积累体系中,婚姻制度的设计与管理一直具有核心性的工具特征。因此,要理解婚姻以及与婚姻相关的资源转让,就要把我们的讨论嵌入到对财富积累的结构与动力机制的分析中。

通过考察标准跨文化样本当中 186 个社会的多数社会过程^[5],我推断社会的积累目标只有四种显著形式:人类的生育、畜群的繁殖、土地和资本。我将把这些得到跨文化证明的积累目标视为财富,资本是当代的一种财富形态^①。

考虑到在当代西方文化的习惯用法中,“财富”可以指称有价值的任何东西,所以我有必要在此建构一个新术语。这样做的意义在于,在一个现代资本主义社会当中,任何有价值的东西都可以卖成钱,而钱又可以转化为资本。不过,在许多社会中,并不能假定资源具有这种可替代性;而且我们也不应该在没有慎重考虑的情况下把来自一种社会形式的概念强加于另一种社会形式。

① 未来很可能出现一些其他形式的财富;果真如此,它们应该可以根据我在此处提出的财富的一般特征得以确证。

财富,作为一种得到跨文化验证的积累目标,可以通过下述四个必要而充分的特征或者标准验证:

(a) 在一个无限的时间维度内,财富必须有可能在数量或规模上随着时间的变化而增加。

在适宜条件下,经过一段时间,人类和牲畜的生殖会急剧增长,并迅速挤满所有地理空间。在农耕体制中(比如帝国时代的中国),土地是处于权力核心的精英所掌控的资产,用以推动人口增长;当然,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资本是积累的中心目标。

资产力是其增长率的函数,类似于利息率或者股息率。尽管畜群的最终目的是促进人类自身的繁衍,但相比于女人,畜群可以说更具力量,因为畜群的增长率更高;而且正如我稍后就要论及的,具有较高的增长率使之成为可资利用的聘礼。

(b) 财富的社会估价来自于财富所产生的消费品预期未来流通的价值。

任何形式的财富的价值都来自于其产品;其本身并不具有价值,除非它可以转化为消费品。比如,家畜的价值是肉和奶的生产所创造的,肉、奶产品使用者的人口力量就由这些产品支撑;农耕体制中的土地价值来自于不断增长的人口生产出的消费品;一个单位资本的价值是股票持有人可增值的股息在未来流通中的预期贴现。

(c) 然而,在一个无限的时间维度内,只有当一个社会实体有权从财富中获益时,财富的全部价值方可得以实现。

为了避免出现社会主义在理论上可行的暗示,资产阶级理论家们有时会否认资产可以为集体“所有”,比如宗族(lineage)。事实上,在人类进化过程中,集体性组织一直是财富的主要控制者,比如家庭、宗族、部落和国家。这些实体大体上都具有无限的生命力。个体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能够拥有财富,是创造了生产性财富的股息分红的结果,股息分红的估价反映的是,可在未来无限期(预期)流通的资产股息在当前的贴现。

(d) 不过,满足上述标准的资源也许仍然不能称之为资产^①,这是因为如果持续增长所必需的辅助资源供不应求,资源的增长也会受到限制。

相对于与其持续增长所必需的资源而言,人口或者动物的数量可能会变得很大,从而促使人们干预生育(堕胎、杀婴),并将畜群转化成消费品。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资本量至少在理论上可能超过当前的消费需求,导致股票价值暴跌,资本量增长至少会临时终止。以马克思主义的视角来看,资本最终变得过剩,利润就会降为零,从而导致“使用型生产”,而非“利润型生产”。资本家的资产从本质上变成了耐用消费品,这种财富积累体制也就寿终正寝了(与把积累当作工具的“国家”一起最终消亡)。

聘礼与聘金

在本文的讨论中,聘礼(Bridewealth)是指满足上述四项分析标准的一种资源^②。聘金(Bride-price)^③是指不涉及资产的新郎亲属支付。这些支持民族志地图集的数据表明,那186个社会都没有提供财富的习俗,除非是为了与另一种财富形式进行交换。我们发现当生育不再被视为财富之际,正如杀婴和限制生育活动所证明的那样,(本文所界定的)财富也就不再用于婚姻交易。同样,我们也发现,当财富不再为新郎亲属用于转让时,因为辅助资源的缺乏,娶妻也不再完全为了生

① “财富”(wealth)和“资产”(wealth-asset)在本文基本通用,后者更强调前者的物化形式——译著

② 在农耕社会中,聘礼不包括土地,这很明确。更确切地说,是出卖土地后获得的钱,或者计划买地的钱才用于婚姻支付。这两种情况都会导致父母资产的减少。

③ 为了消除买妻交易的污名,人类学家用聘礼一词取代聘金,从而提高了其(在西方的)道德立足点。他们并非由财富与劳动产品的概念化促动。因此,如果有读者依然因这个老词儿的新面孔感到被冒犯,我表示抱歉。不过,我们很明显是在讨论以过去的劳动产品供给交换预期的未来劳动;在这种背景下,我不需要道德姿态。

